

第五十四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禮記部

儀禮部

(卷)

三四—三六

三九—三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於是舉趾乘金耦而顓若駕鐵驪而禮矣將致美於
衆盛遂盡力於耘耔望農祥之晨正知土膏之脉起
所實惟穀故大飲以勞農所貴惟人故躬耕以悅使
俾夫三時不奪六府咸修遂放牛於藪澤還却馬於
田疇道方齊於雨粟化實遠於焚蕞務穡勸分顧勤
於稷禹授時度地彌甚於殷周職乃分於九鳳政不
逮於諸侯豈非人和而俗阜亦將力穡而有秋是日
命丞相巡行山林道達溝瀆因物土以分宜隨川原
而刊木畫爲九野教種百穀實萬代之儲址况九年
之所蓄猶以爲不躬不親庶人不信降超車以徵求
登紅粟以恤賑綈弋不加於殯御茅茨末慕於堯舜
祭惟司膏蜡必田畯即異畝同穎豈獨瑞於往年象
耕鳥耘是錫羨於今運適有田父起而歌曰昀昀千
畝今理有疆濟濟千耦今稷既良躬三推今供神蒼
分九屬今應農祥衆盛普淖兮潔敬斯皇神之聽之
兮將登穰穰

大合樂賦

元稹

樂者制也所以道天和全人性故作之以崇德審之
以知政王者敬其事而闡其道順其時而行其令逮
夫季春屆期乃命有司且曰羣萌達矣播樂安之重
以國經不可闕躬理必以時訂齊度於節奏被雅樂
於聲詩選乃吉日總於樂師是用資於誨爾亦無忝
於命夔由是司儀辨等庶工守位備絃管之聲陳匏
竹之器祝敎遞進而就列翼簋嶙峋而居次克展禮
容而告樂備天子於是率九卿暨三事必虔心而有
待俾陪扈而斯致既親親於宮懸又何假以庭試若
乃曲度是并不可殫名雜以韶濩間以英莖追宣尼

之前聞是能忘味念師乙之舊說各辨遺聲考彼廢
典存乎清濁安以樂且知治世之音哀以思不雜異
方之樂類飛聲於垂仁等潤物於流渥足使魏文侯
之臥聽已悟前非吳季子之備觀難施先覺既盡美
矣又何加乎諒從律而罔忒將克諧而不渝必在聽
和知其樂也洩洩是惟反朴變其風也于具舉不
患乎聲希統同寧貴於和寡奚必響鈞天之靈肌而
有殊焉想洞庭之異音更思古者誠夫天祚我皇恩
歷遐昌掩遠古之嘉樂軼三代之盛王竊賀聲明之
巨麗敢聯雅頌之遺章

反舌無聲賦

張仲素

彼衆禽兮終歲嚶嚶此反舌兮語默有程蓋時止而
則止故能鳴而不鳴青春始分則關關而愛語朱夏
將半乃寂寂而無聲有以見天地之候有以知禽鳥
之情爾乃觀其所來察其所以或羣或友爰飛爰止
啄朱櫻而潛下嫋絲楊而暗起先秋而默恥競響於
蜩蟬擇木而遊契不言於桃李於是靜觀其妙先徵
其比闔茲百轉誠煩辭於躁人默若三緘象欲訥於
君子徒觀其行藏以時喧靜惟允其鳴也有節其默
也可準初疑管弦之並奏鏗爾曲終又似環珮之齊
鳴幽然聲盡是以理契中寂道符閑落陰陽象而止
聲春夏交而知感晒城鳥之夜噪向曙仍啼歎野鴉
之秋鳴在陰常慘原夫生乃依巢來而作候靜集林
薄閑棲苑圍飛而無懼知皇家仁解網羅應不憊期
答聖君信及鳥獸懿夫過其音調其羽結舌何異消
聲可取駕能轉鸞善舞鳳鏘鏘而聲樂馬嗷嗷而音
苦在和鳴而雖多於敬授而何補曷若動適其宜靜

得其時伴元鷺之辭樂秋而俱去陪黃鳥之遷木春
以爲期豈比夫嚶嚶者聞妖於毫社交交者見刺於
秦詩斯則冥契陰騭迴殊品棠標羽族以稱奇載月
令而爲貴配鳴鳩之拂羽備歲候於三百六句蜺鵲
鳥之吞聲應天時於二十四氣至矣哉隨時之智從
宜之義抑斯禽之謂

世子齒於學賦

王履貞

我聖人之有國酌古訓建皇極太學備崇儒之禮春
官習齒胄之則宗伯貳事司成奉職叶三王之教可
知順四時之儀不忒域中於是乎宣化天下於是乎
觀德既而儲駕反止虞庠肅清傾章甫之列駐和鸞
之聲讓其齒也長幼之節著明其親也父子之道成
達其尊也君臣之義行疑三善兮皆得實萬邦兮以
貞故曰先知後爲上行下效弘當代之楷式奉前王
之德教于以識尊卑之倫于以觀莊敬之貌大矣政
本至哉化源膺和鸞之丕列訪典謨之格言揖讓於
詩書之府雍容於禮義之門敬其學而德至親其師
而道尊青青子矜其容不改聲臺謫嗣其福斯在則
孰能不恭而志佚孰能不學而思殆所謂遵萬民刑
四海也鄭魯儒士文在茲乎依稀兮翔集闕里髣髴
兮詠歌舞雩七十子兮三千徒實將執經以問豈獨
振衣而趨哉則知大學之義國風之始在明德在貴
齒延師臣教胄子尊賢所以抗法講藝所以悼史有
觀者曰玉琢成器人可不學亦因此習禮樂夫如是
實國家之大柄而德行之有覺

白受采賦

獨孤授

白者物之正色采自人之發揮有善政之功何不合

執必遷之性詎能非所以投質而丹青必應改作而元黃莫違玉色可移酒變美人之貌素容可化塵縹遊子之衣始以潔白爲佳無文是實流行於一掬之緣遷移於五彰之好假乎異物奚謂莫知其他變而從宜匪曰不恆其道是知白之美者未必加諸始謂不愆其素終成求媚之虛潔其身敢望於潤色汚爲染勿訝其文如露變盤中之文氤氳而乍結雲改封中之色燦爛而潛舒然知素以爲貴文而後進棄彼涅而不緇從我動而無競知其白不足以含章美其文必滋乎彩潤豈舊染於好色因物有遷軍委質以成文非我無信於是推其嗜好窮其研究虛白爲文藻之宗繪事爲朴素之後坦然明白佩此以飭身婉而成章是期乎假手若以考自然之性明發彩之功專其容知變以爲義形於色不雜而爲忠英英之雲抱日之文何染鑿鑿之石補天之力何工如以素質莫問奇文是啓耀之以不慙之文居之以勿執之體可黃可黑將與墨子之悲或素或青未易殷王之禮不然者何以麻衣雖白今采服斯有如雪之潔今如濡已受黔生白鶴之羽赤點青蠅之首發顏色今不辱其身離堅白兮莫失其守懿夫明斯理者然後知吾道之不苟

松柏有心賦

上官遜

觀卉木之庶類而松柏之異羣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挺千尺而恆冒雪凌雲抗高標於物外遠卑冗於代紛其幹則直其理則文驗受命於方地信無奇於此君於是載離風霜多歷年紀持本性而常茂抱幽貞而獨美太華之上森森映仙堂之峯台嶺之傍落

落蔭靈溪之水經冬不改憐江南之竹箭乘春暫榮笑東園之桃李故見稱於前聖喻德於君子若其勁節可佳明心不忒實繁衆類生我邦國故將枝葉無隔於心源豈同橘柚有限於南北錯萬物以爲佐求其族而始得是以後凋之義久不刊於魯經有心之言永昭著於戴禮吉士遠託味亭亭於嶺上山叟時臨觀鬱鬱於洞底雖彼此殊軌而榮華一體若乃背徂年當芳歲林烟乍卷秋雨時霽僊侶或遊歷倫常憩莫不對偃蓋以瀟灑仰僊雲而搖曳暢方外之遐遊滌樊籠之流滯若乃幽澗之側高岫之端葉離離而日來冬煖枝梢梢而風至夏寒不以無人而不秀又同美乎芳蘭至若大厦方構長材是求詣數澤訪陵丘遠近必度大小所取觀斯木之特達惟工倕而擇不重曰歲聿云暮今何木不變惟松柏兮凌霜葱蒨儻有心之可嘉期君子之一聊

竹箭有筠賦

李程

喻人守禮如竹有筠俾修己以自守同固本而相因操持彰於歲暮勤德貴乎日新所以取彼後凋之色戒夫行道之人將以禦冬且見禮樂而守節比於藏器詎可須臾而去身若乃清霜翻元律改彼衆卉之具落同受氣於真宰何翦茸而自異乃嫵媚而有待苟常其性寒竹何患於時移不易其心志士當懷於道在豈不以和澤自潤表裏相資竹無筠不能固其節人捨禮曷以法於時伊先哲之善喻作後代之元龜企於禮者勤而行之苞本之時已包周身之防疎莖之勢更叶凌雲之期當其冒霰停霜雪披風靡諒青青而斯在彼再再者何爲是知禮之於己如我有

徒筠之於竹如我有膚理無特立義必相須堅剛自持雖貫四時而莫改實甑不足奚可一日而或無嗟乎皮之不存何以具其體心之不固何以謹其禮所以大戴之記足徵相鼠之詩爰啓君子之道斯其象諸示外以固執中而虛閱寒暑之不變齊榮辱之所如天時不侵地利恆積包綵擇而未改交翠葉而易君子察於此者可學禮而受益

人不學不知道賦

黎逢

君子之爲道也敦詩書閱禮樂俾其潤身而浴德克己而志學亦猶嘉肴在器良玉抱璞有之知味既因於嘗玉之成功必由於琢物既肖旃士亦宜然知此道者必勤學焉若夫即其講肄雖以貞筵儒風是習素業斯傳以三墳五典爲本以八索九丘爲先存乎博奧究其精妍漁獵乎六籍之內牢籠乎百氏之前得用而行將陳力於休明之代自強不息必苦節於少壯之年於是慎擇其師審取其友師之嚴則尊敬而匪懈友之直則切磋而可久志有所立言無所苟講道德必探其本源進禮樂必盡其先後故業就而青紫可拾器成而瑚璉自負

學然後知不足賦

雍陶

士有倦乎耕耘求諸典墳每下學以爲己期于祿而事君雖歷三冬詞軌輒而未能用雖觀百氏意歎歎而常如闕聞復得散帙如初攻堅茲始謂尺璧分易得歎分陰之難止隱居就道欲名垂於千萬年嗜學從師將繼志於三子當其敦詩問禮存誠自強恃少壯而能勉勵懼老大而有悲傷傲覆轍之遺事慕絕編以同芳親實兮莫往莫來晝夜兮無忘無益

始焉勵己似功誠矻矻乍乃收心而學復茫茫豈九流之深豈六藝之祕抑由彼學者請益而尚少雖勤而未至又安得食而求飽困而欲寐忘匡氏之心無蘇君之志由是其意彌堅其業彌專開卷且爾服膺拳然不出戶期知萬里不下帷寧止三年欲罷不能所求廣矣大矣以思無益故得藏焉修焉儻易足於謏聞無求備乎講究顧羣籍而是棄雖勤師而莫誘若然者將微功并棄於前俾洪名疾沒於後所以大器不愧晚成時習以資其學殖日就而冀其經明靜而專敏而立既勤勤而會不息又孜孜今如不及大矣哉學者之心信地芥而必拾

冠賦王藻

趙良器

懿哉聖人之所為觸類而長緣情以施大則察乾坤之用小則稽鳥獸之儀近取諸身既制冠以象德遠取諸物亦模範而開規裝玉彩而晶耀鋼珠華而陸離禮容於是乎克尚首飾於是乎攸宜故柔以虛中剛而勁外惟德是輔惟仁是大綴香簪以半出垂寶纓而雙對耳白筆以孤懸愍紺髮而繁會若乃九門朝啓千官奉職劍履鏘鏘旌旗翼翼趨玉階以雲聳入金門而電絕於赫朝廷其儀不忒此乃禮容之有則也爾其尊卑異制古今殊情備鵠所以貴勇加蟬所以貴清進賢表文者之號章甫尊儒者之名解豸觸邪惡佞臣而直指駸駸崇飾光近侍以增容此又威儀之孔明也是以舉之有節施之無妄或用晦而冕旒或蔽聰而黠纘居止而不失其職得位而不愆於上每守分以自安故雖高而不亢此乃進退之惟常也客有賦之而歎曰夫檢身者禮表容者服服之

不稱必近於妖祥禮之或差自階於傾覆故君子履道以遠害小人崇奢而取戮鄭臧聚鵠果貽出境之誅疏受挂門克保未終之祿則知逆理者天之所禍順常者神之所福況乎在位之庶寮可不鑒茲而敬肅

笏賦王藻

王子先

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辨方位垂衣裳制茲手板整乎維綱莫不有德著才良法天地體陰陽欲其表行見能則外文而內質取其前讓後敬則上圓而下方笏之時義遠矣大矣肅何列其深規郭璞辨其微旨請原爲用之本特申造作之始採文竹拔象齒爰謀爰相載考載擬華琬功錯英明卓時煥飛霞綴流晷殊相逸發奇文秀起五嶽備焉四瀆具矣上及君帝下及庶士或魚鬚而表其章或玉珽以申其美故能朱紫不奪尊卑咸理懿夫植性端平文理中正間瓊弁而雪白對華纓而冰淨出入必書倂仰惟敬其在宗廟即指而請享其在朝廷即端而受命豈不用捨隨時物莫之令雖冠冕之貴黼黻之飾徒有備於朝儀孰與茲而同德

射宮賦一作太學射堂賦

周存

觀射堂之攸設知射侯之有以非取善於生皮蓋釋心而正己故王用制之而諸侯是務擇以習焉而射官觀美莫不比乎禮樂和其容止將申明於德行必審固夫弓矢皇家之闡化也稽古議酌前修茲宇既啓茲道惟休職備乎司射事集乎司裘采蘋采藻乃施有度以熊以豹實命不猶是用外直諸體內正乎志循聲而發彼有的得祭而益乎爾地苟斯義罔取

或承之羞既于德可觀則無不利豈徒稱善者五舉正者四誠有國之恆規而擇賢之盛事曩者天下無虞邊庭生變動搖我區域幸整我方面救弊者權必反常以合道靖難者武故訓人以知戰于是大閱禮行大射義息司馬無祭侯之事梓人罷樓鵠之職蓋弛張之道因時而沿革之宜可議方今寰海謐如以無事射堂巋然而獨存綠侯不張而遠邇來屬貢士不習而盛德必敦故夫五帝殊儀三王異禮咸登太和與至理莫不雍雍而濟濟是知崇樂非鐘鼓之器立德爲正鵠之體也鄙生乎堯日還乎璧池達弓矢之妙旨偉棟宇之宏規儻斯道而可復庶當見擇之刑儀

珪璋特達賦唐楊諤

楊諤

稽上古之貴德考先賢之立言偉珪璋之挺異同君子之不諛是以先王之制斯器也不資於瑱瑱而采之于瑀瑀欲使執之者比德佩之者克念自然威儀式序而有要有倫班秩以明而不濫不僭徒觀乎貂蟬巍巍以耀彩組綬映映以生文使夫閱信義堅貞以守職威瑕瑜不掩以事君故能靖恭厥位克舉其動豈不由珪璋與賢哲相成其業曠千古而流芬則聖哲之創物也誠有足而稱云原夫世人莫識荆山之裏藏精淪淪爲寶未用多歷年紀笑瓦礫之相和喜蘭蓀之狎士嗟乎道不常屈終收于子鑿錯而眞質自然拂拭而夜光特起悲楚君之警昧曷砥砭之能似既而玉人攻治珪璋自尊短長有制規矩攸存其聲清越其潤溫溫處掌握而升玉砌隨風服而列金門輝映增美爛然自持涵瑞日之洞澈凜寒風之

凄其然後知至寶之成器允夫天下之不疑亦猶賢人君子遭逢惟時有強學懷書清規皎如以不貪爲寶思琢磨自居感珪璋之特達期哲人之吹噓

小國附庸判

失名

甲有子男之爵田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以違禮科之不伏

列爵惟五肇侯伯而成規分土爲三自夏殷而立制爲之中上以卿士式序代耕之祿攸均列國之田任土歸餘則開恆政朝宗會正豈得踰閑惟甲策名膺茲利建朱羽入貢漸飛鴻以成儀白茅致封均錫馬之蕃庶子男爲秩雖居尊爵之榮并邑分疆爰在閑田之列里不充于五十國誠在于附庸文軌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于天子事將託于諸侯抑惟典常孰爲乖越科之不伏誰謂非宜

不除姊喪判

失名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致及而俯就景愛深血屬禮過時制典鮮兄之嘆情既鍾于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離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苟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李路之辭

代會參答弟子書

宋歐陽修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思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

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觀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歎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徒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

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爰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勿務而假設以爲尙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先尸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祭先河而後海賦

前人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祀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

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繹乃今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崇經讀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于原委乃禮分于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涖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豈非衆嶽肇乎一拳惟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季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尚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計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前人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神農黃帝之爲也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

至靜化之以無爲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誨非詰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輟扑而自隨且夫歆血以泄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詰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進禮記集說表

衛湜

臣湜言伏以私庭學禮妄嘗窮汗竹之勞昭代尊經竊欲效野芹之獻輒忘寡陋仰瀆睿聰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六籍之指歸賴羣言之訓釋載記雖云於後出漢儒備述於前開制度文爲炳若具陳道德性命燦然畢載倘非博習嚆克兼通然俚箋臆說罕識其全故微辭奧旨或幾於晦所可知也猶多闕焉臣蚤襲布韋濫承弓冶賸時恭儉莊敬之教頗得父兄師友之傳念藝著名場者僅止決科而業擅專門者又多膠柱乃者同而辨異爰撮要以芟繁孔鄭注疏孰是孰非程張講授或詳或約會粹略備編摩罔遺閱二十餘年其書始成凡四十九篇之義皆在可以施於新學庶有補於將來恭惟皇帝陛下天啓皇圖日新聖政謂家欲齊國欲治必謹範防而帝所與

王所成不相訟襲若朝覲會同之品式與射鄉祀享之等威方蒐舉於緝儀以鋪張於景錄有元老大臣以贊表章之盛有鉅儒碩學以增緝熙之光雖簡斷以篇殘亦海涵而川納茲率錄諸家之善庸冒塵乙夜之觀舉而措之維其時矣名曰集解敢希先哲之纂修悉上送官願備秩宗之採擇臣所編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謹繕寫成五十冊隨表上進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夏后氏之郊

明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復罪於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禮記策

何喬新

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蓋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敘得失見於漢初者二百餘篇載德刪爲八十五篇就大戴禮戴聖刪爲四十九篇就小戴禮精粗雜紀靡所不有不能皆純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本王

制著述于博士而盡失先王之意繙衣本乎公孫尼子而改魯論之文禮運載夫子之說而大道之言則本於老氏之遺意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於夫子之緒論明堂位周公踐祚之說乃流俗之妄語月令四時異居之制以陰陽之拘忌其言之疵者大略如此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珠璣寶玉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唐魏徵以小戴棄次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然不可見不知其書何如也元宗時王

嚴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經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既遠不可改易臨川吳氏始取二戴之記重加序次小戴記中大學中庸既爲朱子之所表章以與語孟並爲四書固不容復刪之禮篇投壺奔喪儀禮之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冠昏鄉飲宴射聘義儀禮之傳亦別輯以附於經其存者凡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京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大戴記中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既以爲儀禮之經朝事一篇又以補儀禮之傳投壺亦入逸經哀公問又爲小

戴所取其存者魯三十四篇但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其蓋彼其書華而此其渣滓耳然或問存精語不可棄遺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荀子賈傳之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上

王世貞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子慎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未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爲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周至於平衰矣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隨也而謂成王賜魯魯乎然則魯之僭何始曰著在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始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惡然虞天下之議已也以藉手於成王伯禽其陋儒又從史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剛白殷牡也魯曷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覩于故也夫禮成王實假之於何知之曰以請隨知之隨隱禮也晉文雄伯也復王崇勳也而王辟王也文敦異以請

之王從容以却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閔而後魯獨政於盟王爲齊若晉矣稽役有討擅兵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邦之分寶天子實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耶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譏耳如其僭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僭始也然則曷爲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魯惠曷爲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徵

又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歟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爲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俞吁咈於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味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臣輯五瑞符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爲其父弟者也存而負屨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口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爲

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

丹書說

章潢

武王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恆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至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於席之四端於杌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觸豆於戶牖於劔弓矛皆爲銘儆焉上古無文字庖羲畫卦及先後天圖河洛圖書即文字也故後世雖有文字之傳而圖象不廢武王受洪範於箕子乃有九疇圖受丹書於太公世止傳其文耳圖則未之觀也近王氏欲立攜丹書圖示予謂關中舊傳此圖象一展閱之令人悚然懼欣然喜蓋不待誦其全文觸目徹衷受益非淺淺矣夫圖天象也方地象也黑白晦明之象也人心體虛靈洞鑑圓融靡不統括故圖象天苞隨感裁決行止疾徐時措合宜故方象地矩與易繫圖神方知其理一也然此心中敬則昭明澄徹忘則晦蒙窒塞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事物應感義則正明斷制欲則叢棘

桎梏故曰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是方圓卽中外體用寂感之分黑白卽善惡邪正禍福之辨所謂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恆者何簡明親切一至此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先後一揆有自來矣但此心發與未發分象方圓豈判然不相合哉亦惟觀象天地斯得之矣彼天之圓包乎地外地之方奠於天中天體太虛而天之氣則充實乎地凡萬類絪縕發生於地者皆天之氣乾元統天坤順承天乾坤一一卽心之象也此心渾淪太極莫知端倪應幾變化各止其所未應事非先既應事非後寂然不動非局於內感而遂通非滯於外顯仁藏用常明常覺要在得心忘象聖訓躍然常在心目間矣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觀其會通列聖豈欺我哉

曲禮說

前人

至哉禮之曲也人肌膚有會筋骨骸有束耳目手足以視聽行持行有則也由衣服飲食由執事居處畢有軌有物也倚其曲也以有至也倚其至也以能曲也故不曲不足以爲禮非禮而曲君子謂之辟若詔不謂曲也是故奉之當心也天子上之矣國君取其衡大夫綏之矣乃士則當帶而提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君之與尸也接武耳大夫繼武矣士間一武曰中武無徐趨皆然謂必接武也繼也中也其則也何其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其疾趨欲發成其爲趨也而手足無移以不失其莊罔豕行不畢足成其爲罔豕也而齊如流澌如以不失其齊端行頤奮如矢直也

乃弁行屨剌剌起矣執圭玉則舉前曳踵隨如也諸布武有則也一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古席地而坐奉席如橋衡平也設席有鄉陰陰陽乃其間函丈也若盡後也盡前也如有則不得過何曲也蓋奉席一天授坐而坐以爲恭也乃授立受立而坐勤之矣故立受立也不坐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飲食之有祭也敬讓道也其飲之食之也欲其飲食之也乃客祭主人顧興辭曰疏食不足祭其殯興辭曰殯食不足爲殯也何曲也品食有水土之品焉豈必備嘗不質問其嘗否曰子亟食于某乎嫌億其未嘗也道術有六官之分豈必兼通不質問其能否曰子習於某乎善於某乎嫌億其未學也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故曰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此之謂也禮義者性情之極也夫禮之有曲也由物之有則也引類而申之衆動交於身而動於前何非則也其曲何可得爽也畢公之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彼以小物爲無當而忽之者窮大而失其歸者也惟母不敬乃見天則

明堂位辨

前人

成王幼周公爲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去北面之禮而居非常之位哉明堂乃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戾南面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位果如是則周公居尊矣會謂周公如果有是乎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公乃爲詩以貽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繼以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乃命諸侯邦之蔡書曰公作詩以貽王乃言

命之王而後封仲於蔡周公曷嘗負斧戾南面而立

當時以爲天子哉以周公爲天子則成王何以處此

周公特輔政耳羣叔且有不和之言使實踐阼而朝

諸侯豈特羣叔流言已哉謬之甚也又曰以周公有

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

祀以天子禮樂此又謬亂之甚者予嘗辨其不然

矣魯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

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比天子之禮也

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

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謂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也何得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

也孟子以魯僭於百里彼乃以爲七百里周書以唐

虞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反

經違古莫此爲甚至其大可怪者乃曰魯之君臣未

嘗相弑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其果然乎夫春秋一

書魯只十餘君隱爲威所弑子般閔公公于赤皆戕

於亂臣賊子昭公哀公皆見逐十二公之中相弑害

已如此而謂未嘗相弑何也蓋彼未嘗觀春秋故妄

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爲禮經其謬亂又何如哉

禮記部藝文三

賦禮記

唐李百藥

玉帛資王會郊丘叶聖情重廣開環堵至道軌金籙

盤薄依厚地遙裔騰大清方說升中禮足以慰餘生

白受采

呂溫

晶晶金方色遷移妙不窮輕衣塵跡化淨壁橫文通

沙變藍溪漬冰淪墨沼空似甘言受和由禮學資忠

皎潔形無定元黃用莫同素心如可教願染古人風

竹箭有筠

李程

常愛凌寒竹堅貞可喻人能將先進禮義與後彫鄰

冉冉猶全節青青尚有筠陶鈞二儀內柯葉四時春

待鳳花仍吐停霜色更新方持不易操對此欲觀身

前題

席夔

共愛東南美青靛有筠貞姿衆木異秀色四時均

枝葉當無改風霜豈憚頽虛心如待物勁節自留春

鮮潤期棲鳳輝煌可並人可憐初籜卷粉澤更宜新

前題

張仲方

東南生綠竹獨美有筠箭枝葉詎會凋風霜執云變

偏宜林表秀多向歲寒見碧色乍葱蘢清光常蒨練

皮開鳳彩出節勁龍文見愛此守堅貞含歌屬時彥

反舌無聲

張籍

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林幽歸舊宿時過已無聲

竹外天空曉豁頭雨自晴居人疑寂寞深院益凄清

入霧暗相失當風間易驚來年上林苑知爾最先鳴

律中應鐘

裴元

律窮方數寸室暗在三重伶管灰先動泰正節已逢

商聲辭玉笛羽調入金鐘密葉翻霜彩輕冰斂水容

魚上冰

紀元阜

望鴻南去絕迎氣北來濃願託無凋性寒林自比松

春生寒氣減稍動伏泉魚乍喜東風至來觀曲浦初

近冰朱鬣見望日錦鱗舒漸覺流澌退還掉尾餘

噲情自樂浴沫意寧疎儻得隨鯉化終聽戾太虛

前題

吳晃

春水潛鱗發寒潭舊藻疎揚髻順氣後振鬣上冰初

戲廣憐空潔浮清媚景虛戒食還避餌思遠每懷書

溼映流漸薄時游觸浪餘終希泮渙澤爲化北溟魚

迎春東郊

張濯

額頊時初謝勾芒令復陳飛灰將應節賓日已知春

考曆明三統迎祥受萬人衣冠宵執玉壇墀曉清塵

肅穆來東道回環拱北辰仗前花待發旂處柳凝新

雲斂黃山際冰開素渚濱聖朝多慶賞希爲薦沈淪

東風解凍

徐夤

暖氣發蘋末凍痕銷水中扇冰初覺泮吹海旋成空

入律三春變朝宗萬里通岸分天影闊色照日光融

波起輕搖綠鱗游乍躍紅殷動拂弱羽飛翥越和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目錄

禮記部紀事一



經籍典第二百二十五卷

禮記部紀事一

史記儒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魏相傳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爲郡卒

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相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孫寶傳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備待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訕身訕何傷且不遭者無不可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

何武傳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適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委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按漢史記作容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

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爲陳平太守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管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瑯邪徐良府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李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卿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後漢書祭遵傳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曹爽傳爽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喪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禮記所注有禮記及著魯禮祫祫義

橋元傳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

儒林傳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作月令章句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授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高士傳申屠蟠字子龍隱居治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通五經兼圖緯

三國志魏王肅傳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三禮解又作禮記注

鍾會傳注其母傳曰夫人性於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觀見規誨年十三誦周禮禮記

蜀秦必傳或謂必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時何故揚文藻見環穎乎必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

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注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

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吳張紘傳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注吳書曰紘嘗入太學事博士韓宗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禮

記呂蒙傳注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

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誦詩書

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晉書賀循傳循字彥先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

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爲賀氏

宋書恩倖徐爰傳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爰爰宜習業與不爰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

少日始安王子眞博士又爰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事斷乖謬皆如此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永明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

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元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

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

之異誠如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微疑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

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速下不慢而已太子

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

立身之本尊卑所以並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

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

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暕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

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並以筆對

劉瓛傳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會不得其髣髴

高逸傳臧榮緒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太祖爲領軍送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語記十餘條上甚

悅實愛之遺詔以經本入元宮

沈驥士字雲頤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驥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

數故有奇士也少時驥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隱居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注易經禮記等要略數十卷

梁書元帝本紀世祖聰悟俊明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

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處士傳何引點之弟也師事沛國劉瓛受禮記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之隱義有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

問五十五卷陳書儒林傳戚寂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備年十九梁武帝敕

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袁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

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

即宜隨屍而殯其爲儒者推許如此哀於梁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賀德基傳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累遷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魏書封軌傳軌字廣度除國子博士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

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二百二十五卷禮記部

第五七四冊 之〇六葉

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憲鄭元曰或舉宗廟或舉王
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
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
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元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
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憲者通八風
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
地通水環宮以節觀省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
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
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
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
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
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
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
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
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
以爲未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衰準之徒已論
正矣遺論俱在不復須載

房法壽傳法壽族子景伯景伯次弟景先字光胄幼
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
曰豈可使兄庸貨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
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
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贈
劉芳傳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
石經撰禮記義證十卷

袁譙傳爲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譙議曰謹案
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
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

同以酬詔耳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
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
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
工所記皆記其時事且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
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
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
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清弛正義殘
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
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元云周人明
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
之室德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炳然本制著存而
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
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
竊有憐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二宮布教頒常
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
房室也謂後堂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
頴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
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
世徒欲削減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
載籍且鄭元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
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
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
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元
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
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
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
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虛祭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

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
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
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
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
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
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
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
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懷換非
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官室府庫多因故
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
猥班訪速輒輕率贅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
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退慙
謬浪
賈思伯傳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
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
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言之
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
以前其事未聞戴禮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
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
中九室十二堂按戴禮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
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
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
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
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
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
宮謂辟邕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

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難難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禮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

儒林傳徐遵明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

盧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

秋左氏未訖

李業與天平四年使蕭衍衍問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于音裡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與對孔子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與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行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與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禮無失行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與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

逸士傳李謚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子少好學博通諸經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紛競典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孔漢氏所作四維之令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廡諸制施之

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頗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各言其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東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組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閨

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繆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閨月則閨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元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閨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制同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盥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

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屨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筭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戾南向而立鄭元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展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展置二尺之間此之匠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卽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

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特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憲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時之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諠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周書文帝十三子傳朱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

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

盧辯傳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註大戴庶幾前修矣

長孫紹遠傳紹遠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頌聞紹遠強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款服

儒林傳沈重博覽羣書九明詩禮多所撰述咸行於世有禮記義三十卷禮記音一卷

熊安生字植之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所撰禮記義疏四十卷行於世

隋書牛弘傳開皇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典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元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

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延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

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官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官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官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元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衿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義論之便須朝寢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之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罍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官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

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雖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圖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闕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典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

第五七四冊 之〇八葉